

責任編輯：孫嘉萍



袁水拍著《沸騰的歲月》

沸
騰
的
歲
月

袁水拍著《沸騰的歲月》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寫詩必須置身事內才能寫得好；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或整個生命寫。這是袁水拍的「詩觀」，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生活壓力引發減壓商機

蕭
恩

「發泄經濟」正湧現出新的商機。在電腦上發怨恨帖、玩虛擬砸汽車遊戲、到哭吧放聲大哭……這些發泄類遊戲正在內地大城市的白領中迅速流傳，風靡一些城市的枕頭大戰也流傳開來。

現代人壓力大，有時需要找個發泄途徑來釋放這種壓力。」組織過發泄遊戲的一位負責人這樣表示，現場不分陣營，大家也不分勝負，在輕鬆狂歡的氛圍下，人們可以卸下面具，還原自己的本色，不具殺傷力的高彈棉枕頭是「武器」。平時斯文端莊的白領們完全不顧形象地投入到「戰爭」中，掙起手中的枕頭，將周圍的陌生人當作「進攻目標」，劈頭蓋臉砸過去。枕頭大戰的宣言就是：「大打出手，毫不留情，見誰打誰，想打就打，盡情釋放，完全娛樂。」

砸電腦、拳擊、砸汽車、砸打上司等暴力小遊戲在網絡上點擊率頗高。在現實生活中，成都、瀋陽都有「真人發泄吧」，上海也出現了「哭吧」，收費為一百元每小時。

據稱是內地第一家發泄網站的創始人張林表示，發泄網平時的點擊率在十幾萬元，高的時候有二十萬元。公司的廣告盈利只是一部分，以後將以活動為中心，線上將整合各種遊戲，線下活動包括和酒吧餐館合作，最終向用戶收費。

與此同時，市面上各種發泄玩具層出不窮，千奇百怪的造型、天馬行空的玩法順應着當下年輕一族的口味一波波風靡開來。最近，一種名叫「慘叫雞」的塑膠發聲玩具悄然走俏市場，成為倍感壓力的打工族紓解壓力的新途徑。用家只要在雞肚皮使勁地捏一把，小雞立刻「噉」的一聲發出了淒厲悠長的慘叫聲，隨着小雞被捏扁的肚皮慢慢充氣鼓起，聲音漸漸平息，令人忍俊不禁。據賣家介紹，這種慘叫族玩具其實就是在聲音上做文章，「用不同的力度捏不同部位，慘叫声也不一樣，而且雞皮上的疙瘩也栩栩如生，手感很好。」一位買家表示，「很好玩，心煩意亂時就捏，把它當作發泄物件打罵兼施，聽到那種慘叫時你會明白，你並不是最慘的。心情好的時候也捏，反正一捏它，我就開心。」

在淘寶網上，售賣「慘叫雞」的店舖就多達六百多家，據賣家介紹，「慘叫雞」在內地上市兩個月來銷售量不斷上漲，由此帶動一系列「慘叫族」迅速走紅。其中「慘叫人妖雞」、「慘叫鴨」、「慘叫貓」……比比皆是。

有人認為，這種玩具可以在玩的過程中進行「自我心理治療」，有利於減壓。對此，上海大學心理諮詢師孔沂灝表示認同，他表示，玩這類發泄玩具是個人行為，慘叫玩具對於情緒發泄有一定的功能，人們將自己的不快轉嫁到玩具之後，就不會將這種情緒帶給身邊的人，避免了對親人、朋友的傷害。「這種在不影響他人情況下進行的緩解壓力的個人行為是文明的。」

（資料圖片）

王道乾與杜拉斯的《情人》

葉 周



拜訪王道乾先生大約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王先生的家住在上海市西區愚園路上，那條傳統的上海民居巷子有一個好聽的名字——美麗園。我在他的書房兼臥室裡和他聊了一個多小時。初次見到王道乾，他給我的印象個性率真。

王道乾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文藝理論家。年輕時他曾留學法國，建國後曾擔任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導師，《外國文學報道》雜誌主編。他的筆下誕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作家的創作，有相當一批如今馳騁文壇的作家從中獲益良多。由此在中國翻譯界產生了一個《情人》現象，也就是一個作家的作品如何在另一種語境中通過翻譯的文筆最充分、貼切地表達？

那天我們的話題圍繞着文革前上海文學界的一些情況，他和我談了較多關於作協和評論界的情況，其中就談到了張春橋、姚文元對作協的控制。張春橋對作協的老一代文人又打又壓，姚文元則從那時開始就成了張春橋的馬前卒，經常充當撰寫批判文章，打棍子，戴帽子的角色，人見人厭。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也是三十年代的作家，爲了

這個頭上生角的兒子，經常會負疚地向同輩們致歉。

到了文革開始，張春橋便利用權力，把上海文學界搞得雞犬不寧。先是利用一批來自解放區的作家鬥倒了當權的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後來又調動建國後成了氣候的工人作家，把那幾個曾經喧囂一時的文革紅人也幹掉了。最後，又鼓動一批更年輕的文學工作者把工人作家也掃進了牛棚。上海文學界似乎是無一好人。

當時和王道乾聊的話題十分沉重，聽王道乾的語氣，他似乎已經十分厭倦那種畸形社會環境下的特定文化氛圍。我以為王道乾已經倦怠於從事了幾十年的文學評論和翻譯事業。直到很多年後，我才驚喜地發現，正是在那間晦明參半的屋子裡，王道乾的文學之心，早已遨遊萬里去了遙遠的異國，數年後爲文壇捧出了一道難得的盛宴。這道盛宴影響了後來許多寫作者。這就是他翻譯的法國作家杜拉斯的小說《情人》。

杜拉斯的長篇小說《情人》發表於一九八四年，這部小說獲得當年法國文學的最高獎項龐古爾文學獎。一九八六年《情人》又獲里茨巴黎——海明威獎。這部小說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和她個人生活密不可分。

小說中十五歲的法國女孩，有一天，在從家去西貢學校的一條渡船上，遇到一位比她年長十二歲的華裔男子。男子對她一見鍾情，殷勤地用自己的黑色大轎車送她回學校。這位華裔青年，住在沙灘河岸上的一幢藍盃欄杆的別墅裡，家庭十分富有。他的家族控制着當地的不動產金融集團。

這以後，他們常在城南的一座單間公寓裡幽會。在這間單身公寓裡，女孩向華裔青年奉獻出童貞，儘管她還是個尚未成熟的孩子。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裡，男子熱烈地愛着她，她卻只希望他對待她像對待那些通常出沒於酒店的女人。對她來說，是因爲他有錢才來的。一個是家境貧寒的白人女孩，一個是家財萬貫，卻受到白人傳統歧見的華人富商子弟。女孩需要他的錢改變自己窮困潦倒的家。男子則在封閉的小屋裡，對女孩宣泄着他病態而狂熱的情慾。這種跨越鴻溝的情感，在當時的社會中又有多少容身之地。女孩的家人雖然瞧不起她的中國情人，卻無恥地以她的肉體作交易，滿足他們的金錢慾望。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們在情慾和物慾的相互補償的同時，燃燒着萌生的愛情。

但這段感情終究還是一段感傷絕望的愛情。最終女孩不能戰勝膚色和民族的偏見，離開了印度支那，回巴黎定居。他也掙脫不了幾千年封建禮教的羈絆，不得不尊從父母之命，與一位素未謀面的中國姑娘結婚了。「戰後許多年過去了，經歷幾次結婚，生孩子，離婚，還要寫書，這時他帶着他的女人來到巴黎。他給她打來電話。……他對她說，和過去一樣，他依然愛她，他根本不能不愛她，他說愛她將一直愛到她死。」

這是一段無望而不被祝福的感情，兩個完全不同的個體相遇了，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懸殊的經濟地位，懸殊的文化背景……有人說愛情的萌生是一種荷爾蒙的作用，當愛情發生時，理智早已喪失了判斷力。所以該如何解釋她和他在西貢那個旅館房間裡的肉體關係？

「自始我們就知道我們兩個人共同的未來未可預料，當時我們根本不談將來，我們的話題就像報紙上的新聞一樣，內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對他說，他去印度住下來，對他來說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我對他說我準備把他介紹給我家裡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我發現，要他違抗父命而愛我娶我，把我帶走，他沒有這個力量。」

這部作品以其自由開放的結構，敘述了一個跨年齡，跨越種族，跨越國界的愛情故事。作品所表現的男女情愛遊走於道德邊緣，慾望的掙扎和感情的交流緊密不可分，而杜拉斯卻用自己的筆把這種複雜的情慾糾葛表現得那麼純潔。作品的內容和敘述方式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充滿了啓蒙和開放的作用。因此，毫無疑問地引起了格外的注目。

已故作家王小波就誠懇地說自己受到王道乾譯作很大的影響。王小波讀了王道乾翻譯的杜拉斯的《情人》，是這樣描繪自己的感受：「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一文裡說：那些原先是詩人的翻譯家們，「查良鋒、王道乾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的幫助的總和還要大。……道乾先生和良鋒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爲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作品。」

法國作家杜拉斯發表於一九八四年的一部作品，飄揚過海，傳到中國，通過王道乾的筆譯成中文，在中國文化開放後的一代文學青年中傳播，這些文學青年如飢似渴般渴求着，吸取着外來文化的滋養，他們中的佼佼者如王小波等，在這些文化的滋養下，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優秀作品。這種跨越地域，超越國界的文化傳承就是那麼神奇地發生着作用。王道乾所從事的翻譯工作，是這些環節中美妙的連接。

我的手

劉荒田

午間，坐在靜靜的巴士上，看書累了，看街景膩了，低頭，對着自己——擋在椅背上的手，這般陌生，這般蒼老，教我驚訝莫名。記得上次細看這隻手，是因了友人向我介紹護膚品，說每天往手背擦擦，可預防老化。我暗笑他的自戀，大男人，老才有滄桑感，誰會會這層皮！同時看了看友人百般寵愛的手——確實老出氣象了，雞皮似地，微微泛白，教我想起霜降以後空蕩蕩的田疇。就是那回，爲了對照，端詳了自己的手，然後，悄悄鬆了口氣——皮膚緊繩，尚稱光滑，離「老」遠着呢！然則，那一次距今天多久？至少十年？努力往年輕上扮的朋友已作古四年，去時依舊一頭濃密黑髮，卻挽不回衰竭的心臟。

我有點兒傷心得對着自己的手，由它的老去，可推想到少對鏡細細檢視的臉部，老態更觸目驚心。我曾經識笑過一位在咖啡店遇到的胖女士，她伸出一隻塗着血紅蔻丹的手，放遠，拉近，彎曲，伸直，作蘭花指，嬌滴滴地，唯我獨尊地，看不夠五指上奪目的靚麗。我曉得，爲了身軀過分宏偉，爲了不傷不確切的指甲審美。我卻反過來，對最切實的老去毫不關心。所謂「眼不見，心不煩」，反正不買護膚霜，也沒聽說過手部拉皮，聽其自然好了。

此刻對着自己的手，右手，竟泛起秘密的愛憐。唉，全身器官，什麼比它更辛勞，更親密？人說夫妻相處久了，沒了感覺，一似「左手拉着右手」。這並非麻木，而是最大的信任，最牢靠的依賴。否則，你且設想一下，地震中被塌下的房樑壓斷手部的災民吧！

我的手，掌握過多少器物，從各種筆桿到鉛筆；從紅旗到造反傳單；從劍子斧頭到刷子起子；從中國護照到美國公民證；從遙控器到滑鼠；從自行車到汽車方向盤；從女兒的尿布到父親的牌位；從描紅簿到自己的書寫。悄悄地衰老，卻從來很少抱怨，除了偶然的關節疼和麻痺。可是，我不敢向任何人披露我對手的感慨，怕被質問：往下，是不是要把全體器官逐一歌頌呢？我只是爲手惋惜，一如爲光陰；只是感恩，感手的恩。在餘年，我仍舊不會讓手沾上被魯迅譏笑多次的雪花膏，但盡量不讓它受屈，受罪。

閒話收藏

魏泉琪

可以使「民之靈利」，「利國利民」。他認爲，世博會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始，以公司持其續，以稅則要其續。他提出了精闢見解：「其振興商務，資金等情況作了詳細介紹。對舉辦世博會的內容、組織、佔地、籌備、和設想。他在〈賽會

《沸騰的歲月》

許定銘

《沸騰的歲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七），收《火車》、《陽台山之春》、《葬歌》、《哀悼》、《或人的獨白》、《古老的詩》、《垃圾堆上造公園》……四十首，是袁水拍集集中收得較多的一冊。

本集內容較爲廣泛，很多人認爲詩人已能放眼世

界，《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洛爾加被害十年祭》、《法蘭西解放之歌》和《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等，都是極具革命意義的題材

，是代表之作；但我則比較喜歡集內一些嬉笑怒罵的諷刺詩，像《牛角上的蒼蠅》，以「騎在勞苦者頭上的蒼蠅」比擬那些從沒參加抗戰，卻又向人炫耀勝利的人們，極盡挖苦，令人笑中有悲。

這些詩大部分寫於一九四二至六年間，詩人認爲這幾年「國內國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樣燃燒我們」，人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人們的心都熱得沸騰，這是時代的血淚，是《沸騰的歲月》。他在《後記》中說

寫詩必須置身事內才能寫得好；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或整個生命寫。這是袁水拍的「詩觀」，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下）

《沸騰的歲月》

許定銘

《沸騰的歲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七），收《火車》、《陽台山之春》、《葬歌》、《哀悼》、《或人的獨白》、《古老的詩》、《垃圾堆上造公園》……四十首，是袁水拍集集中收得較多的一冊。

本集內容較爲廣泛，很多人認爲詩人已能放眼世

界，《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洛爾加被害十年祭》、《法蘭西解放之歌》和《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等，都是極具革命意義的題材

，是代表之作；但我則比較喜歡集內一些嬉笑怒罵的諷刺詩，像《牛角上的蒼蠅》，以「騎在勞苦者頭上的蒼蠅」比擬那些從沒參加抗戰，卻又向人炫耀勝利的人們，極盡挖苦，令人笑中有悲。

這些詩大部分寫於一九四二至六年間，詩人認爲這幾年「國內國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樣燃燒我們」，人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人們的心都熱得沸騰，這是時代的血淚，是《沸騰的歲月》。他在《後記》中說

寫詩必須置身事內才能寫得好；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或整個生命寫。這是袁水拍的「詩觀」，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下）

《沸騰的歲月》

許定銘

《沸騰的歲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七），收《火車》、《陽台山之春》、《葬歌》、《哀悼》、《或人的獨白》、《古老的詩》、《垃圾堆上造公園》……四十首，是袁水拍集集中收得較多的一冊。

本集內容較爲廣泛，很多人認爲詩人已能放眼世

界，《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洛爾加被害十年祭》、《法蘭西解放之歌》和《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等，都是極具革命意義的題材

，是代表之作；但我則比較喜歡集內一些嬉笑怒罵的諷刺詩，像《牛角上的蒼蠅》，以「騎在勞苦者頭上的蒼蠅」比擬那些從沒參加抗戰，卻又向人炫耀勝利的人們，極盡挖苦，令人笑中有悲。

這些詩大部分寫於一九四二至六年間，詩人認爲這幾年「國內國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樣燃燒我們」，人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人們的心都熱得沸騰，這是時代的血淚，是《沸騰的歲月》。他在《後記》中說

寫詩必須置身事內才能寫得好；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或整個生命寫。這是袁水拍的「詩觀」，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下）

《沸騰的歲月》

許定銘

《沸騰的歲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七），收《火車》、《陽台山之春》、《葬歌》、《哀悼》、《或人的獨白》、《古老的詩》、《垃圾堆上造公園》……四十首，是袁水拍集集中收得較多的一冊。

本集內容較爲廣泛，很多人認爲詩人已能放眼世

界，《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洛爾加被害十年祭》、《法蘭西解放之歌》和《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等，都是極具革命意義的題材

，是代表之作；但我則比較喜歡集內一些嬉笑怒罵的諷刺詩，像《牛角上的蒼蠅》，以「騎在勞苦者頭上的蒼蠅」比擬那些從沒參加抗戰，卻又向人炫耀勝利的人們，極盡挖苦，令人笑中有悲。

這些詩大部分寫於一九四二至六年間，詩人認爲這幾年「國內國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樣燃燒我們」，人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人們的心都熱得沸騰，這是時代的血淚，是《沸騰的歲月》。他在《後記》中說

寫詩必須置身事內才能寫得好；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或整個生命寫。這是袁水拍的「詩觀」，是研究者一份重要的材料。

（下）